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第二十一回 水成疾海氏能醫 藥未投愛娘解病

火炙喬林災既休，水深滄海又能收。自從萱草植堂北，灑落襟懷勝匹儔。

卻說夢卿自幼性喜飲茶，至於太過，未免積而成疾，且又有水瀉病根。四月初八在九畹軒南簷內看待女相撲，因天氣熱，飲茶水過多。又被日色蒸照，以此到晚間覺得滿身發熱，頭目沉沉。然猶支持與雲屏眾人茶飯，給香兒講書看字。不想十四十五幾日內，四野生寒，西山蘊雨，節序將交仲夏，風光反似初春。十七日早間，雷聲颯颯，雨色絲絲，耿朗休沐在家，獨在晚香亭閒坐，見春曉從假山洞口走出，自北而南，穿花拂樹，飄飄然如玉京仙子私向人間也。忽一陣疾風暴雨，春曉的繡帶兒被花枝兒纏住，及至解開時，衣裳已都濕透。盡力跑上晚香亭，那雨益發傾盆落下。看見耿朗，由不得雙頰緋紅。

耿朗見春曉滿身是雨，背心衫子貼成一塊，肩背的柔軟，腰支的纖細，一目了然。裙邊上淋淋漓漓，滴水不止。想弓鞋內衣，必皆透入。耿朗道：「今日此雨，方可謂與梨花洗妝矣。」春曉笑而不語，用手去整雲鬢，頭上的花片兒紛紛拂肩而下。耿朗手接著花片兒，在鼻上嗅道：「花香真不及美人香也！靈犀一點，曉娘獨無意哉！」春曉正色道：「穠桃豔李，固屬東君。

而秋菊夏蓮，亦各有主。君家總有所私，妾不敢有所背也。」是時雨少止，春曉便要下亭。耿朗道：「雨衣在此，何不穿去？」春曉道：「以侍婢而衣主人之衣，將置主母於何地耶？」言罷，冒雨往東廂而去。耿朗自此益發有專房之心。原來春曉與枝兒等雖然專以服事耿朗，惟春曉輕易不與耿朗交言。至於早晚飯食，寒暑湯水，莫不盡心安排，故耿朗平日就甚愛重。今日又見她人品端方，更覺委絕不下。是時因香兒使他去取虎邱茶，故致被雨。

次日乃四月十八，是東嶽廟碧霞元君誕辰。傾城車馬，鼓吹連天。庵觀寺院，及好佛之家，亦煮五色豆兒結緣。且早間香兒走到夢卿房裡，見夢卿雖已曉妝，卻又倚枕而臥。因問道：「二娘今日如何？」夢卿道：「連日以來，眼漲口乾，胸腹作滿。今早又復漲痛，只思酸冷之物。適在院內，遠遠聽得街坊上打水盞的聲音，大有望梅止渴之思。」正說間，愛娘走來笑道：「想是順哥要出世也，不然這發懶思酸，是何緣故？」香兒道：「人家在這裡病得不堪，三娘又來混人。」夢卿道：「三娘素通醫道，何不解釋一番？」愛娘道：「胸膈水漲，茶飲過多。加以時氣外感，遂至停而不化。若用按摩之法，亦可散得。

你須忍住漲痛，我先試試。」於是夢卿仰臥在牀上，愛娘掀起紅袖，將繩子摘下，坐在身旁，漫漫的按摩起來。多時腹內有些響動，愛娘已體熱汗流，腕酸體乏，香兒亦接著按摩了一回。

夢卿正在輕鬆之際，如何住得手？恰好管茶的海氏走來道：「二位奶奶多少氣力？何不令人喚我？且這水氣作痛，若非手上有力的，也摩他不散。」愛娘、香兒遂令海氏按摩。海氏便輕輕的摩得幾次，然後漸漸用力。夢卿雖覺腹內大有響動，終是流散不開。海氏道：「這須用菜刀切一切更好。」香兒道：「如何切法？」海氏便令人取了一把菜刀，用綿帛包好，從心坎下以至小肚，一刀一刀切去，真比手力有餘。夢卿咬牙忍痛，果然腹中大響，心坎間雖是寬解，而肚腹卻漲得堅硬。海氏道：「這刀既切不去，若用人在身踏一踏更妙。」香兒道：「又如何踏法？」海氏道：「我年輕時常患此病，常是教人在身上踏來。恐二娘當不起，故用刀切。今水氣太盛，少不得要人踏一踏看。」愛娘道：「請五娘來，他的身體苗細，可以踏得。」

不多時，彩雲走來，換了一雙新繡鞋，香兒扶著，輕輕走上夢卿身上，一步步漫踏，夢卿更覺得解散利快。是時雲屏亦來，愛娘笑道：「五娘本是掌上身，今作心上人了。」踏至多時，夢卿坐起，一連瀉過兩次，俱是清水。雲屏、香兒、彩雲俱各散去。時已下午，海氏提著水壺又來送茶，便道：「此後二娘須將茶水著實節檢，千金貴體，何必貪此無用之物？況且病到至極，誰能替得？早間希乎不將老奴急死。」是時愛娘、夢卿同坐在東套間內，見窗外芭蕉葉上，鮮花璀璨，綠綠紅紅，猶帶許多雨氣。太湖石邊，細草蒙茸，星星點點，時聞一派土香。

愛娘道：「雨後景物，此為最幽。若非抱恙，這主人一席，義不可辭。旁邊春曉道：「昨日娘們賞雨，險些將我曉兒被雨淋死。」愛娘笑道：「娘教你被雨，本是無心。爺教你避雨，恰似有意。此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。」春曉道：「教死亦未必就死，教生亦未必就生。到是這不生不死的，還求三娘一個藥方兒醫治。」愛娘笑道：「傻女兒，這藥方兒作娘的如何給得？」

夢卿亦由不得笑道：「女兒的藥方是給不得的，我的藥方莫不也難給不成？」愛娘道：「正是，我想你的病雖是水積，終覺有些情思。大凡人心神安舒，病從何來？惟心動於中，斯外邪乘之以入。我見你終日言笑，一如無事。其實千思萬慮，並積於心。此即生病之由也。」夢卿道：「我的病，惟大娘、三娘心最知，其次則曉兒。作女兒的事，已不必論矣。自為婦以來，逆來順受，亦惟忍之而已。」愛娘道：「忍之一字，固息事之源，實乃生病之胎也，莫若忘字為上。古語云：『大道玄之又玄，人世客而又客。直至忘無可忘，乃是得無所得。』二娘若會得此意，則病自除，何必拘盧扁之死局，取效於草根樹皮哉！」

是晚愛娘與夢卿同榻而宿。至次早，和氏來稟道：「昨日大娘教請過淳於裔、孫繩祖，今早大爺又教邀了胡念庵、伊士義，現都在外邊伺候看脈。」於是夢卿命人扶至前邊正房內坐下，雲屏、愛娘、香兒、彩雲俱在屏風後坐聽。和氏喬媽媽將四醫生帶至儀門外，挨次看脈。先是伊士義，看畢出去。次是孫繩祖，次是胡念庵，後是淳於裔。四人看完，夢卿仍回本室。不多時，傳進兩紙藥方。耿朗已令人將伊士義、胡念庵的藥方取來一劑煎煮，雲屏就令在後邊游廊下燒起銅爐，將藥盛在銀鍋內，用文武火漫煎。耿朗亦從愛娘的樓下走來，看著煮藥。海氏、春台不曾防備，玫瑰叢邊有春曉曬了兩濕裙鞋。耿朗轉身到玫瑰花前，見綠葉青枝上掛著一條淡紅單裙，卻是被濕過的，知是春曉之物。又見花根下向陽處有一對半濕繡鞋，恰好半折。

雖然被雨，而上面花繡猶屬鮮明，彷彿是有香氣。耿朗一時興作，拾在袖內。海氏、春台一些不覺。直至藥好，耿朗才往西一所去收繡鞋。是日乃宣德五年四月十九日也。夢卿一連服過幾次，水氣雖然全消，而飲食不進，形體漸瘦，雲屏急要另請良醫。愛娘道：「前日淳於裔、孫繩祖的藥方上有些批語，未曾細看，或者別有見解，亦不可知。」雲屏即令春亭拿來看時，上面寫道：「病係豐於滋味，濕熱致疾，似宜用清金降火之劑。

但用涼藥，恐傷脾胃，且既瀉過，莫若溫補為上。」愛娘看到此處，便拍案道：「是了！二娘泄瀉過多，氣血兩虛。夫補血用四物湯，補氣用四君子湯。蓋四君子溫藥，補氣正以生血，四物涼藥，未能補血，先傷胃氣。今伊、胡兩人所用者正是涼藥，故病未盡除而飲食不進。我想，還是溫補的好。」雲屏道：「藥性我未深知，又加前日一時匆忙，未曾斟酌，幾乎誤卻大事。今日必須淳於裔、孫繩祖來纔看才妥。」於是告明耿朗，即刻去覓兩人。不多時，兩人都到。看過脈，耿朗邀在前廳款待。因問道伊、胡二家用藥之意。孫繩祖道：「伊、胡二先生以明公係勛戚門第，供奉必優，故用一切涼藥。不知專用涼藥，未免有傷脾胃。且又問知尊夫人平日飲食最儉，症候好似外感，其實本是內傷，則涼藥斷不可用矣。」耿朗道：「怪得前日二公用溫補之方。」淳於裔道：「溫補者，非溫藥補之也，溫猶溫存之溫耳。人以胃氣為主，不補氣則血何由而生？伊、胡二先生以為氣有餘血不足，故專補血。不知氣有餘，邪氣也。正氣何嘗有餘？且脾喜燥惡濕，喜暖惡寒。脾胃受傷，飲食能不減哉！」耿朗聽畢大悅，即依兩人所說調理，不數日便見功效。

旬日之後，漸次如初。而夢卿嗜茶之病仍未能除也。」正是：去草務本，雖未能收全效於明醫。拔茅連茹，早已授單傳於美婢。